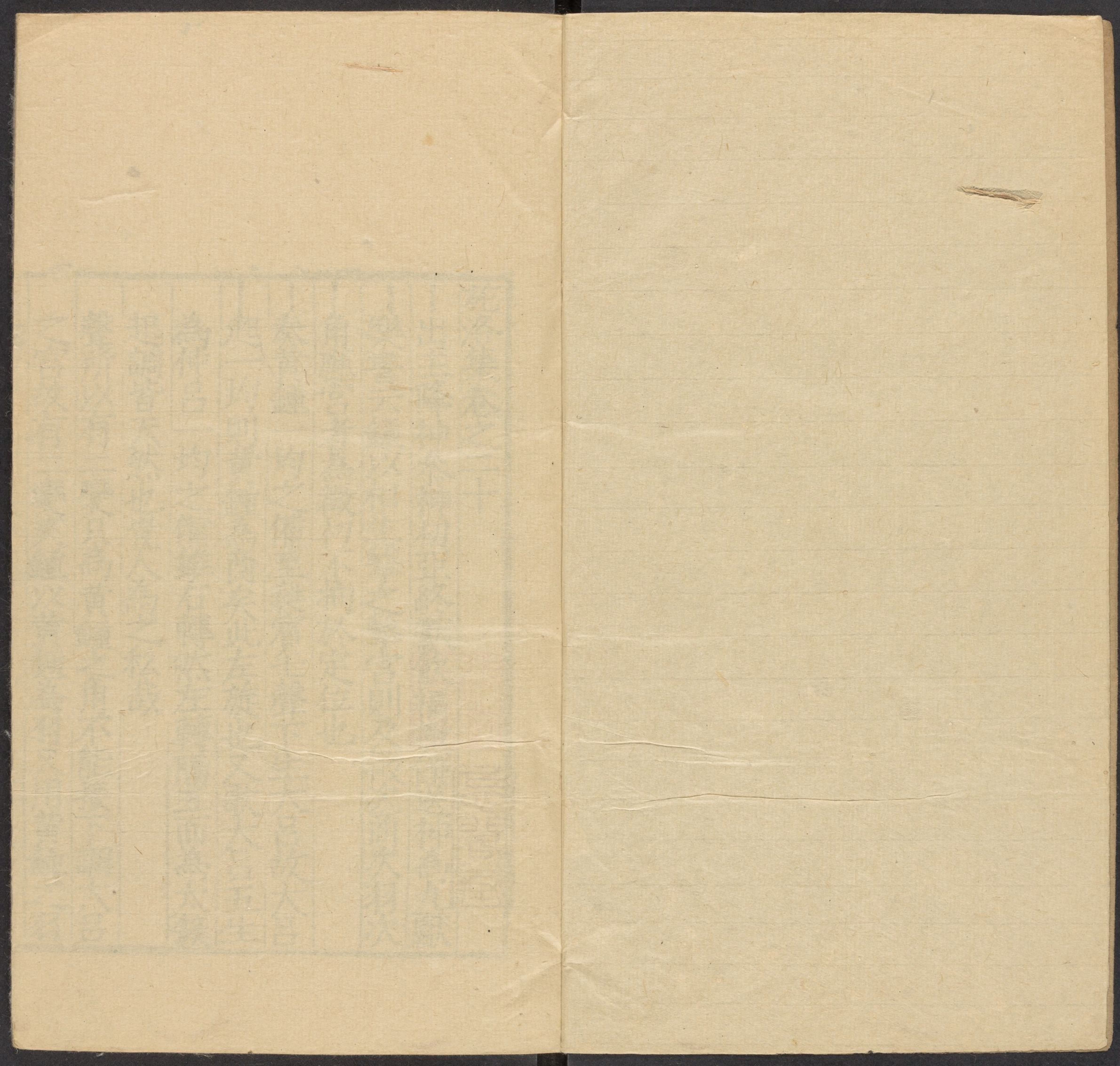


T 52113 / 4451 (1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U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苑洛集卷之二十

出主降神參神初亞終獻

飲福徵饌送神為九獻

樂書云鍾以相生擊之擊宮則及徵次商次羽次角應宮者為徵初不拘於定位也

奏黃鍾一均之備至蕤賓七聲下生大呂故大呂起一均則黃鍾為商矣此左旋也又歌大呂五生為仲呂一均之備雖右轉然左轉隔五而為太簇起調皆天然也豈人為之私哉

聲所以有二變只為黃鍾之角不能接下調大呂之宮故有二變夾鍾以黃鍾為羽又用黃鍾之羽



故曰羽之羽周樂起調終調零星補湊可疑然其
節奏亦合倡和亦妙周變九六八甚牽合難通
聲之有七自然之數非聖人以理推排也先儒或
謂當用二變或謂不當用二變皆億說也
凡聲至七生則過律一自其長短之序無一毫之
紊如黃鍾至七聲盡為蕤賓蕤賓實生大呂少一
不得多一不得十二律皆然

律呂之全與正不同全是十二律長短之數正是
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正數如黃鍾九寸
正也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六寸為正林鍾三

分益一隔八上生太簇八寸為正太簇三分損一
隔八下生南呂五寸三分為正南呂三分益一隔
八上生姑洗七寸一分為正姑洗三分損一隔八
下生應鍾四寸六分有竒為正應鍾三分益一隔
八上生蕤賓六寸二分有竒為正皆全也蕤賓三
分損一隔八下生大呂四寸一分有竒為正非全
也大呂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夷則五寸五分有竒
為正夷則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夾鍾三寸六分有
竒為正非全也夾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無射四
寸八分有竒為正無射三分損一隔八下生仲呂

三寸二分有奇為正非全也正若何而非全大呂
為黃鍾之次十二月之管若止用正數其管短甚
何以為用必倍其正數方可為黃鍾之次此亦非
聖人以意倍之也自然之數也蓋黃鍾七音既畢
為蕤賓蕤賓生大呂以起宮自然之妙如此必倍
之而后謂之全夾鍾仲呂倣此所謂在陽倍之是
也

惟黃鍾一均皆用正不用半七聲回宮亦用正十
二律回宮亦用正

中聲者固為難曉然必自下學始器數是也真積

力久豈終不可得哉蓋久則精精則神凡事皆然
先儒類慕中聲之妙馳心高遠謂不必屑屑於器
數之末既不從事於下學安能上達哉正猶孟子
之論聖袖然必自善信始也夫能撫琴然後可以
得琴之妙能鼓瑟然後可以得瑟之妙然撫琴難
鼓瑟易而近古反不達瑟者以不傳也以易也故
不傳必能吹排簫然後得排簫之妙必能吹笙笛
然後得笙笛之妙然笙笛難而排簫易近古反不
達排簫者以不傳也以易也故不傳鐘磬則惟制
造之難耳

管聲有不協者或二孔取一聲或三孔取一聲或四孔取一聲此樂家之用變也

瑟隔十二絃應備樂須用五十絃此製瑟之初所以五十絃也今以六陰律折馬後二十七絃足矣今以六絃應者後世簡便之法也排簫亦以十二管應今隔八應者以相生之次也徵無定在應宮者為徵短者倡而長者和以長律為準

瑟絃隔六應自然之序不可易也古人以中絃不用前十二絃為十二律之正聲後十二絃為十二律之應聲當作兩架調第十三絃之聲即第六絃

之聲也瑟馬自不能齊一

瑟古人常用琴則用之者少如由之瑟曾點鼓瑟孔子取瑟而歌三見於論語

宮動而徵應商動而羽應角動而變宮應變徵動而七聲盡復回宮天然之數也

宮徵各當其位惟琴之九徵為然三絃跌半徵者待變徵也七絃為大呂天然之妙已著於桑梓之上不待伶倫而後成也

若七聲回宮第一絃中絃不用至二十七絃折馬後為變宮十二律足矣備樂須用三十七絃除頭

三絃中絃不用宋時蜀人掇得三十六管玉笙上之正於此瑟合

古人重樂器得美玉皆為笙磬簫笛

甲申大同之變都御史張公文錦巡撫地方初宸濠之變文錦守安慶濠兵至城下百計攻之文錦伏忠義誓士民竭力拒守濠氣大沮賊黨皆怠有散去者及濠敗文錦以功超遷至巡撫文錦思圖報稱性本急功喜事好剛忽衆而又嗇於用財故激成此變大同鎮城孤懸極邊與胡虜共處一地無寸山尺水之隔堅城深池設以重兵治以總兵

巡撫副總兵兩遊擊都司守巡郎中府縣城以裹立衛所州縣城堡大城臨邊以禦外侮使小得以安內附小城聯絡於內以爲大城之拱衛此我祖宗神謀聖筭經略之宏規也文錦顧以鎮城之重反在極邊欲作五堡以爲藩蔽幸而其事不成文錦以一身當之使其事成後來將爲國家之患矣初文錦將營五堡衆皆以爲不可而莫敢言事下前左叅議左叅以三十萬計報並報總制臧公鳳鳳笑曰五堡脩不成矣左叅議曰何以知之鳳曰張巡撫視國之財如家之財安能貲三十萬金以

成此堡乎左叅亦笑文錦果已之繼前左叅議者
右叅議以三萬計上文錦決意行之卽具奏上
聞營造間財用甚少

成命業已下乃撥軍入山伐材木燒灰瓦叅將賈鑑
督工嚴急軍心已怨堡旣成苟率太甚每軍營房
一間及撥戍軍皆憚行文錦示以公撥麾下官軍
往於是總兵太監皆撥其麾下不充其數以伐木
軍足之三堂麾下官軍素驕逸固已不堪矣諸軍
告願單身分番而往文錦必欲帶妻子常駐諸軍
相謀曰人各有妻子或女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

以能容且莫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雨一家
死矣等死也不如殺了管叅將投入北番遂殺鑑
文錦使人招諸軍回城而虎狼入室矣諸軍見文
錦文錦曰汝輩來了我的賈叅將何在不卽為處
分居數日奸桀者倡曰張都堂潛行出城赴京具
奏諸軍相聚至都察院奪門而入文錦懼踰垣匿
宗室第諸軍遂搶檢家財勢不能已矣執家人欲
殺之問文錦所往告以匿宗室諸軍環譟宗室第
宗室出文錦衆爭殺之總兵知府出走兩遊擊卽
中匿民間為首者號於衆曰衆人莫懼但同心共

事他日問罪不過將我輩首惡十數人與之而已
廷臣以文錦激變請

詔宥旨既至開讀諸軍跪聽諸軍相顧曰此安我也
豈有殺巡撫遊擊而不問者乎有起而伏匿者既
畢

詔使倉皇而回衆心洶洶以兵守四門

朝廷簡都督桂公為總兵官太監武公為鎮守起後
左叅議於家分守大同既到任請入大同御史儲
公良材曰大同城中如血海公此行如以肉投虎
口何益之有如是公手中事死生以之可也今他

人壞事而公徃死之非義也左叅曰諸公終日言
大同事叅議大同官在此於心何安且作亂者大
同一城耳冀北十七衛所州縣豈皆作亂乎叅議
出鴈門量可而進且以繫屬冀北人心儲公曰如
此可也八月左叅既出鴈門自度已與大同之人
素無讐言嫌

朝廷既有恩赦而軍士猶不靖者無主耳乃直抵西
安驛西安去大同城才六十里耳大同城中大驚
探事者二人故恐左叅露刃而上言大同不可入
左叅曰汝回報大同城我明日決進是夜又故放

火燒參將宅以恐左參明日左參竟入大同亂軍
嚴兵露刃城門內外然不敢失迎接之禮大同人
心由是少安時城中無一文職出政者獨左參一
人耳乃約法兩條以禁軍士之暴餘皆以無事處
之下令於邊關曰一切人等非有本道關防不得
放過有應行者皆便宜行之初不以條格拘左右
或以為僭左參曰以此得罪亦所不恤甫兩月地
方六安而巡撫都御史蔡公天佑始至

拾月蔡公至代州左參插四大營於鴈門關下親
帥四守備令盛裝戎服謁蔡公於代邸蔡公驚曰

公何為如此左參曰參議豈過為奉上者大同變
後巡撫之威甚削大同人止知有參議耳不身先
降禮何以帥衆且言插管蔡公固欲散營軍曰公
既出大同又盛陳武備大同人必疑吾與公圖彼
豈不生變左參曰參議已有處謁公後即先入大
同參議既入大同時則人心安矣蔡公曰善左參即
晝夜馳入大同時有譏左參過於奉上者左參以
李愬迎裴論試應州諸生蔡公既至大同左參約
法地方便宜二十六條上之蔡公曰善就作我巡
撫條約令大同推官馬隆榜示所屬人心大悅左

叅治大同獨尚嚴武公素不悅左叅於會中大言
曰我輩安心樂飲地方或再有變口有頂綱之人
蓋謂左叅也

拾壹月恭公會同桂公及左叅僉事因捕盜桂公
率遊兵擒逆軍八十人杖殺之遼陽某叅將帥所
部軍趨甘肅過大同地方人閉堡不容止宿叅將
軍罵曰會與延綏軍殺此反賊戶部李主事齎接
濟銀兩來或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以此三事奸
人乘機互相恐動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砲喊之聲
震天諸軍先趨左叅分司叩門呼曰書吏出來書

吏出左叅亦出軍士曰叅議老爹天心地方恩府
速報左叅老爹安心還來回話若驚動左叅老爹
寸斬不饒書吏曰左叅老爹在此左叅問以作變
之由軍士言

朝廷赦小的衆老爹必欲殺之左叅告以原無相害
之意再三諭止之諸軍曰遼陽兵已至城下奸細
以遼陽鞍子為號已拿得矣老爹去睡三堂今夜
一箇不留揮其兵進且分兵至李主事分司要出
賚銀文書看為何事又分兵至鎮守府武公極其
困辱分兵至總兵府桂公不屈諸軍喧噪桂公曰

殺便殺何用喧噪衆曰既無殺我輩之心如何將家小暗送出城乃要桂公妻女出見至都察院要巡撫出再三論說軍士曰此與左叅之說同且止之初八日黎明左叅升堂如平時出謁巡撫時亂軍填塞道路見左叅出皆分道立旁時巡撫門尚未啓扣門而入巡撫迎左叅笑曰紀綱何在地方想無事矣不然公何以得至此今計將安出左叅曰彼未曾殺人犯上搶掠尚可招來面諭左叅回司治酒召郎中主事分巡共飲諸公曰地方有事宜早散左叅曰彼豈草竊者乎殺人豈問昏明徒

示弱耳二鼓方散初九日總兵遣我軍按伏時大風雪出西門外衆曰五堡軍殺都堂叅將且無事我輩且按伏那吶喊而散是夜更初砲喊者三四面俱起不但五堡亂軍而已圍桂總兵宅左叅自書告示一通備陳禍福利害話言曉之令書手關路持往招之左叅自出立於道中已而見西南火起問過軍曰火何也答曰殺桂總兵焚其宅耳左叅令關路還曰彼既為逆招來何用左叅乃回司閉門時月正午左叅召書吏人等誓曰彼既殺三堂必迫我為主或令討赦二者皆不可待彼攻破

司門則我已自處矣事後定

朝廷必遣京官來勘汝輩詳記我二夜所行所言以告之然實非殺梓總兵乃大同縣火起知縣死焉巡撫遣人諭之初十日左叅謁巡撫以所書告示示巡撫巡撫曰善命書數十張榜諭通衢巡撫曰何以處之左叅曰必須面諭乃約總兵鎮守太監卽中叅將副總兵遊擊會都司路經代府代王梯墻而語至午不了時五步之外兵戈林立左叅恐變生大言曰各官諸軍尚未早飯王請回宮既至都司無一人言者總兵乃言欲致仕歸衆亦不應

左叅曰君掛斗大金印是我分守關防邪今日請公安諭地方何言致仕總兵怒起而出諸公知諸軍怒總兵無敢留者左叅隨之而出時諸軍皆在二門外左叅自度可因此發言乃謂諸軍曰汝桂老爹欲去汝輩捨得邪諸軍皆跪曰好總兵不要錢不欠糧草只是心狠耳總兵曰我與左叅老爹不同左叅老爹是汝父母問汝饑寒者我是汝師長鞭汝皮膚者今日倒持太阿倉庫城池汝輩據之旗牌兵器汝輩捨之留我何用且軍法遣之不行輕則杖之一百重則斫頭汝輩能依我乎諸軍

曰小的每日食朝廷之糧如何不受總兵之命左
叅笑曰諸軍說你心很真箇心很諸軍捨不得你
去你如何捨得諸軍去也拉總兵入命諸軍隨之
而入左叅及總兵坐定諸軍皆跪於堂下諸公無
一人發言者左叅以天將暮諸軍久跪不見處分
恐又生變問曰朝廷已赦汝輩乃又如此何也諸
軍曰朝廷雖赦小的老爹們不肯赦小的左叅曰
何以言之諸軍曰捕盜止是指揮耳遊擊將軍非
邊患不調今乃以遊擊兵巡捕是欲殺小的也左
叅曰汝輩固未見遊擊兵巡捕吾亦未見明蓋明

甲白曰打劫王府者如此為盜則如此捕盜耳諸
軍曰小的每其實驚慌望老爹徹去遊擊兵今後
再有為盜者小的每自相擒來好便待秋後處決
否則就便打死左叅曰你們若如此守法即便徹了
遊兵才省我行糧耳諸軍請各巷口立柵門左叅
曰門外也有你們門裏也有你們立柵門何用你
們自編火甲禁防盜賊可也諸軍又曰屯糧實納
不起太監武公知此糧決不可免欲激怒諸軍謂
左叅曰此事亦先生處分左叅曰屯糧之納王府
食乎各官食乎汝諸軍自食耳奈何不納諸軍曰

正經屯糧如何不納張老爹將無影荒糧每軍派
與三斗如何納得左叅曰此糧不但今日我初到
大同時便已行查尚未回報屯糧昭舊徵納荒糧
查明蠲免衆應曰諾其聲如雷左叅笑謂武公曰
亦處分矣諸公曰可以具奏矣奏草亦煩左叅為
之就對衆公堂一揮筆可也稿成諸公傳覽稱善
三堂各令寫本人寫就各用印實封即時差人出
城奏

聞地方稍安奏下兵部

朝廷以大同逆軍再犯不峻

簡侍郎胡公瓚為文提督都督魯公綱為武提督出

師問罪

勅內開寫首惡郭疤子等十三人的名仍

勅瓚等若大同送出首惡即便班師如不送出進兵

征勅瓚等駐師天城密行總兵巡撫取首惡郭疤

子十三人逆軍群噪於帥府曰進本討赦却請的

兵來時逆軍知取首惡而不知有的名蔡公諭曰

朝廷止取首惡餘皆受賞前日擒殺八十人可作首

惡你們都該受賞矣替你奏本班師奏既上衆心

稍安諸首惡皆係三堂頭領在三堂肘掖之下每

三堂有行必叅其議於是桂公獨定密謀伏兵於
宅後烹羊煮酒召郭范子等議賞格議畢令入後
飲酒至則當頭一銅瓜打倒拉入堂後斬首如此
者殺十一人最後者二人同至議畢令入飲酒二
人者覺其形色異常奪門而走上營房大叫曰總
兵拏首惡俚桂公親提兵捕獲斬其首送赴提督
軍門即以提督印信告示明告諸軍曰首惡皆有
的名今已擒獲餘皆當賞矣人無譁者偉哉桂公
此功身墜滄海之中而能擒斬鯨鯢於際落顧始
壞於人之輕動終掩於人之沮抑紀事者又不宣

際字疑有訛
是際字

之惜哉捷至軍門胡公嬰諸叅佐諸公稱頌功德
不已左叅曰明公功德非言所能盡叅議觀桂勇
之功出於計取而非力勝也若明公止照

勅旨首惡既得即便明出告示散賞班師倘明公忿
諸軍之逆必欲進征則非叅議所宜言胡公不語
少頃左叅曰日將暮矣明公宜早決違恐生變胡
公曰少叅飲酒我有軍法以違令者斬木牌置左
叅之前諸將佐皆散出胡公召大同聽事者夜不
收入加以刑令再報首惡數十人以鈞牌付千戶
馬勇胡公素愛勇恐其有言告勇曰汝毋多言言

則斬首矣勇知其不可而不敢言領牌而出然聽
事者已逃回報大同城軍矣復以鈞牌大書副總
兵時陳左叅議領所部軍圍大同城東西南三面
城門子時起身違悞泄漏者斬露布而下起鼓時
馬勇倉皇至左叅道告左叅以再取首惡之故且
曰老爹們千言萬語如金如玉大同人皆不信逆
軍之言大同人信之如著龜何也上人失信故耳
朝廷勅旨送出首惡班師給賞今首惡既得已出告
示給賞班師今又取首惡禍變不淺矣使君不言
誰再敢言左叅取圍城牌示勇曰其牌如此我豈

可再入勇浴嗟而去二鼓時時陳呼門不得越墻
而入至左叅卧所曰大同城中精兵五萬我與公
部下三千安能為敵且時陳圍南門公圍東門誰
則圍西門我寧為違令之將死於軍門豈肯為賊
將死於城下胡桃大字史書上要寫時陳姓名左
叅曰恐胡公有別謀若違悞其罪在我輩且牌有
吾輩起身時刻而無到城下時刻第徐徐而行令
人稟魯提督轉達胡公陳曰既露布而出何言泄
漏有何他謀直漫為耳既而果報曰且駐兵聚落
堡時城中已得再取首惡之報逆軍號衆軍曰我

說殺了首惡便殺五堡軍殺了五堡軍便屠城你們不信如今如何又取首惡於是衆軍哄然而起收勇家衆男女一十九人皆殺之仍活剖四人腹去其腸胃着以衣冠柱之以杖二死人把勇宅門二死人把帥府門餘皆懸首通衢擁勇出於市欲殺之斬副總兵隨之蔡公出救諭衆曰殺了挂總兵家衆也無查考殺了總兵如何回報

朝廷斬曰蔡老爹說的是一軍斫斬首血流被面復以刀斫蔡公轎蔡公曰我替你們做好事你們思量衆曰也罷葉總兵家眷最多着葉總兵寫箇領

狀領了挂總兵去若走了挂總兵葉家一家寸斬不饒諸軍於獄中取出舊總兵朱振立為總兵馬勇不得入城回以變告胡公取牌引燭焚之謂勇曰無令人知遂班師而歸乃隱其別情奏言如勅旨既得首惡因以班師至於囚挂勇立朱振則不可聞乃奏言挂勇宜回府辦事又薦朱振堪為總兵兵部亦朦朧覆奏從之茲事也首惡既得若即便班師而不再妄動則

朝廷恩威兩著紀綱肅然振舉及其激成禍變正宜赫然揮戈進兵征勦却乃狼狽而歸於是乎大同

紀綱廢遂不可收拾矣殺戮之慘不足言也後半
年桂公猶在囚中蔡公再三開諭始放之歸大同
緒志無一字實者因著其大略而未及詳也

黃鍾為宮天下之君也十一律為宮列國之君也
故黃鍾不為他律役

人之聲有得黃鍾者有得應鍾者於中皆有宮商
角徵羽人聲高下不外乎十二律

徵律接商律及宮律而用之以應律為準如琴九
徽一絃為宮四絃為徵若以徵接商則以五絃為
徵不敢以下陵上也

造化人心不過動靜兩端而已纒離於動便屬靜
纒離於靜便屬動古之聖賢只說動靜於中捨出
一幾字已屬之動矣

冬至一歲正氣之首子之始也曆家截其中而用
之子之前半尚屬去歲然復卦中無坤泰卦中無
臨子月帶亥月之半寅月帶丑月之半天心安得
無改移哉

動有二靜惟一有大動有小動無小靜大靜也陽
常有餘陰常不足故也

經世數始終天地土萬九千餘年太乙數至今已

前以興

十五萬餘年二家之論不同經世康節獨得之學
後人用之多不驗太乙是與天地筭命先立下箇
八字然後推筭中間頭緒頗多既排諸星又論三
元又論七十二候又論卦運又論陽九百六又論
得地失地得失之濟吉凶所關不以常例拘又論
筭數和於不和又論八門中間細目又有掩迫關
刃之類學者一有不詳誤人多矣
晝夜者開闢渾沌之小象也開闢之極即漸渾沌
渾沌之極即漸開闢無一息之停

乾元亨利貞乾字是伏羲的卦元亨利貞是文王

繫的辭乾卦中有箇大通至正的道理故文王繫
以元亨利貞之辭有四樣解說各不相關其一以
卜筮言上古所傳朱子之本義是也其二大哉乾
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是說乾字是天元亨
是春夏生長物利貞是秋冬收藏物如曰乾元亨
利貞者天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萬物之謂也此
以造化解也其三大明始終首出庶物二節是說
乾字是聖人之德元亨是聖人得位利貞是成天
下之治如曰乾元亨利貞者以聖人之德在天下
之位成天下之治之謂也此以聖人功業解也其

四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長人君子行此四德
三節是說乾是健元亨利貞是仁義禮智如曰乾
元亨利貞者君子以健而行仁義禮智之謂也此
又以君子之學解也其他倣此

龍德而隱是有聖人之德而隱若伊呂之徒聖人
樂則行之是他本欲見是之人今不見是而無悶
如巢許之徒彼自忘世矣不必言無悶也若林和
靖四皓隱士耳非龍德而隱也

剛健中正都在龍德上正中以時位言也庸言四
句是龍德意德博一句是正中意向非出潛離隱

何以能化哉庸言庸行之信謹正見德之盛處蓋
凡於朝廷宗廟及衆所觀聽之際信之謹之但有
德者皆能至於尋常小小言行非德之至純者鮮
所不忽邪字指外物或指心之私以言行言之亦
可邪乃誠之害也故閑邪所以存其誠善字德字
皆指上三句言博是及人之博指化而言

忠信是進德之本修辭是居業之本朱子小字所
謂有此心方會進德是也知至至之就是進德知
終終之就是居業蓋惟有此忠信之心而后能知
至至之有此修辭之誠而后能知終終之上至字

是理之極處下至字是求要到去那地位終是已到此修辭立誠地位下終字是守之悠久至是指理之極處言終是就理之歸宿言其實一也但自理之至而言謂之至自吾已到謂之終能知至而求至則知之已真故能於念慮萌動處審其善惡而能存之能知終終之則行之已熟故能泛應曲當從心所欲皆合理節是能權而化也

大抵此文重進字上蓋進退無恒便見欲進上下不常便見欲上退不是自上而退是原所處本等之位進便是進不進只在原處地位上便是退蓋

欲進而不能進便是進退無常也上下亦然上即物類之同明聖人與人同類作而人覩下又即物類以見聖人之所以作而人覩者以其同類相從故也

無位無民尚可至於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尤為危道也如宋孝宗既禪光宗漢獻受制於強諸侯是也楚伯玉可謂賢矣輔如子房陳平韓信英彭俱去而從漢無民從出乎人位之外亦可

順健者非是順而又健順而健也蓋順而無一息之不順方為順而健固守其順者也若有一毫健

焉則非健矣所以謂之坤有一毫之健即復卦也
乾曰元亨利貞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乾之時君
子以正自持便了坤之時正固不可離然須和柔
委曲方能行之此君子處治亂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厚字指坤之德是化機之亨
氣載物是物之亨也此無疆是乾之亨品物流形
者也含弘光大即厚德亦指化機說含弘言無處
無之其含甚弘也光大是昭著於兩間其光甚大
也如夏氣一動無處無之是含弘含字是容字不
是含藏之含夏氣之熱是其光明著見而大也未

說到物上到咸亨始到物矣

易道固當因時也要論自家材器坤之時本不可
為也有直方大之德亦可為也商山四皓是六四
之材只可隱處若不自量而出如酈生之徒殺身
必矣蕭何張良有直方大之用也

上六龍戰陽雖衰猶龍也陰雖非龍盛則亦龍矣
故稱龍戰或以龍只指陽言陰與陽戰也未見正
義如臣之於君夷狄之於中國是也

餘慶餘殃起於一念之善不善弑君弑父由於一
念之僭逆若堅冰之由於履霜也當臣子初萌僭

逆背逆之時就曲處之則可免禍若其勢已成而
方辨之則禍立至如王莽司馬氏方其匿情求名
及初握兵柄時處之何難直至平帝高貴鄉公時
乃以晨星之從方欲奮於一戈其能免賈充鳩酒
之禍哉辨之不早辨也不早辨尤不若不辨也
當屯之時既有濟屯之才如何又不遽進理勢當
如此也彼秦隋之亂極矣陳勝李密之徒既無亨
屯之才又不知未可遽進之義時未可而攸往適
足以殺身為真主之驅除漢高祖唐太宗負濟屯
之才知其未可攸往也方且潛龍於砥礪晉陽之

間待時而動天下一矣時乎時乎讀易君子尚其
玩之此興亡之幾也

建侯而不寧楚項王既分列諸侯自都彭城而驕
得非建侯而寧者楚之亡也忽焉聖人之言可謂
必應者矣可畏哉

君子經綸雲雷要見草昧意方見是屯又要見未
通意經是揔其綱綸是分其目綱目備舉大小不
遺方成濟屯之功漢萬目不舉經而未綸也

屯如遄如屯是為其所難遄是遲回不進是蓋人
有濟屯之才上亦有可為之君而為權幸所羈也

然權幸初非有害我之意蓋欲以勢利籠絡納交於我耳但君子守正不為所籠絡至於久而必通權幸之妄求者去而九五之明君合矣女子貞不字馬融之就梁冀班固之從竇憲可謂不守女子之貞者矣

也其膏陽剛中正居尊有應本可為者但為坎體身居陰中已既難為六二才弱不足以濟既無人宣其化初九得民於下又有人阻其化此其所以終不能為也如晉時簡文雖賢王謝之才本弱桓温又擅其權於下禮樂征伐其能以號天下乎

蒙亨斷作明者發蒙一邊說為是本義乃占法也如比卦云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此證最明童蒙求我重明者自重不為童蒙求教之切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暗者固有亨道也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暗者亦有亨道也利貞亦是筮當以正也

利用刑人是立法要嚴用說極格是把那用的刑罰寬宥子蓋發蒙之道當嚴以督之然不可強其必能若有未通時徐徐待他自省若不管淺深逼

着他時則反無益於蒙而我遂失了發蒙之道非
吝而何吝是發蒙者之吝刑人是刑杖之人用是
人以治人也

治蒙過剛正是我擊蒙為蒙寇害也取必大過攻
治大深是害了蒙者故不當過嚴外誘是害乎蒙
者則當過嚴利不利只當不當耳

孚以心言蓋人於當需之事雖勉以需之而心或
有欲速者非需也故以孚為言言實心以需之也
光亨亦是心中如此蓋人於事之當待者稍有外
慕則急躁煩擾便不光明通達矣貞以事言若心

能待凡謂所行又要俱合理不可非為是從言所
行也不是為僥幸求進之事以進仕一事言此心
待命畧無求仕之心然不可謂無求仕之心而所
為全不致謹又於凡事都要守理不是不為求進
之事也此卦於人之居常遇變安於知命居易盡
性處說得委曲詳盡學者苟留心則平生無不足
大事矣

入于穴敬以上是象終吉是占三陽有援人之力
者本欲害已因以敬而反救已昔文天祥囚於金
金使人監之天祥朝夕誠意待之久而反親指示

南歸之途天祥遂脫難正合此文也

利用恒是本象以著占需於郊而可能久耐也故曰恒利是險可濟

九三居坎體之下去險愈近則是將陷於險而需之也然能用恒於需猶之可也况又過剛不中輕進妄動以趨之則致外侮之至而為害大矣其象如此占者之凶不言可知

此與彖傳對貞即需於酒食此處需於酒食是免彖傳為有孚得正之象則需於酒食包孚正二意此處貞是占即彖傳有孚貞之占辭

空還是不過聽訟之好人或曰五中正大人若何而又為不正耶主二而言則非正應矣易隨文取象正不可如此拘吉字只是窒有通終凶者以訟不可成故也蓋終其訟不惟曲者凶而直者亦凶天與水違行天勢上行水勢上行故曰違行不是天在上水在下也

剛為險主正是險而健本欲訟然一則以有柔中之德一則以勢不可敵故不克訟彼非純德者但有柔中耳使其勢可敵彼亦敵之矣若更無這些德時雖遇不可敵之人彼亦不量力而與之抗矣

或錫之鑿帶本義終字勝字俱主皆從剛字來因恃其剛故終其訟又取勝或字當玩蓋無理訟本不能取勝而或有勝焉非定理也

此彖辭全以理言之卦中原無此意又一例也

爻中本無律與否臧之意只據初爻為出師之始遂以理言出師之始當如此也與卦辭同

不寧方來后夫凶愚意一串觀本義中將字又字可見將者欲歸未歸也蓋未歸亦不安思欲歸之即歸之則可矣中間又有疑豫而不歸則凶後夫即不寧者也如後漢隗囂幾欲歸光武所謂不寧

方來者何乃又遲疑而不往故終誅死竇融不寧即來矣封侯永世不亦宜乎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士君子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古之人如班固之於竇憲蔡邕之於董卓椰子厚之於王叔文是可傷也若夫卑卑小輩何足以為傷乎近時如張西麓欲依劉瑾以行其志遂至殺身亡家可傷之甚也若夫楊遇石文義之徒何足以為傷乎

畜未極而施未行下指陰說是言所畜者小之義別在人事上取一象蓋言君子當群小見沮之時

雖可亨然終不能大有所為如李綱見沮於汪黃
雖未能便退以李綱終為他打擾終亦不成大事
紂雖不能殺文王是文王尚可亨然終不能施德
於天下到後來畜極則三分有二可遠矣
陽本是在上的今欲復進而上然其進而上也由
乎正道而進自由也道者進之具也復不是復於
道是復其上位由道而復也无咎是進得好吉是
進而無阻

輿說輻夫妻反目說盡小人之情狀古人所謂其
暫為朋者偽也蓋本諸此

有孚血去陽出无咎此不以小人畜君子言亦不
是才弱的又只在勢弱位卑耳有孚是柔順得正
虛巽者誠實而無虛假也二陽助之孚之所感也
體字是外對中而言皆爻義占在外柔順得正虛
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之象陰本不能畜陽是
血惕之象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而能
畜陽是血去惕出之象无咎宜矣

還是小人極盛朋黨固結分布天下勢成事就之
時尚德載正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此爻如曹操武
后之流苟或周來之輩所謂征凶者也陰陽和只

是為雨而言非是君子與小人和也月幾望是象以陰勝為貞然加於陽則不可故厲君子陽也故往則凶俱指占者既雨既處是盛尚德載是畜極正與上畜未極而施未行對

蓋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伏羲以此卦以柔履剛是能盡履危之道而不可不見傷為可進有躡而進之之義故名其為履文王係辭亦只就伏羲名卦之義即卦德以著其象言以和悅而躡剛強之後則雖履危而不見傷為可進故本義不別解卦名只於和悅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

象故名卦為履以見卦為履者以其和悅以躡剛強雖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之義也如訟卦伏羲名卦之義以上剛下險內險外健已險彼健而文王係辭即取是象窒惕之義是名卦與係辭之義不同故本義別解之先解卦所以為訟而後係辭之意此則伏羲名卦與文王係辭只一義故揔解之至其占亦只是此義故云而占如是也

眇能視至啞人一串說是不以和悅履剛強取象雖不一然皆本於不中不正才柔而志剛來也柔而志剛貼武人為大君是帶說柔而志剛為大君

必定肆暴非是為武者使才弱而志剛是才弱志剛的喚作武人若才剛志剛則為名將矣

無平不陂泰將極而去也無往不復否去久而來也艱貞艱是思慮貞是施為食是亨意如食舊德之食無往不復以上是天運不能無艱貞以下是人事所當盡此是保泰而得其效也

否之匪人是文義下二句方是占貞正是泰之九二爻中行之道也君不君臣不臣便非人道大往小來是言不利君子貞之故

榮字是加字此非君子輕祿人不能用也蓋君子

歛其德人不知為君子自不得以祿加之如漢龔勝非歛德者為王莽逼迫而死

否傾固天運如此遠因君子有陽剛之德所謂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曠遠無私只是這裏也同那裏也同不偏厚在一邊於人無彼此是所同者無私非所同之事無私也未可說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上亨與利涉俱從于野上來利涉上又添以健而行的意利涉是遇難而亨君子貞只發明于野之意利字只是復說亨利涉之意象則所謂未有大同於物不正者

不正則自不能大同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言其時无私蓋數十人來相與初見之時未有厚薄不但人之公者能然雖私之人初見人時何厚薄之分至於處之既久公者則但無厚薄私者則漸有厚薄不同矣以剛在下則其德无私也上无私應又无私人在彼來誘我也同人于門只是同人无私之象然此止說无私意未說到曠遠也

陽為大有五陽故為大有健明是德居尊是位時行是治治即德之發用處大有只是天下皆在照

臨之中而乾健離明居尊應天以得元亨者則治天下之道與其效也

无交害匪咎是文義艱則无咎是戒占初九本為五之大有在此則亦為當大有之人大有者也交害只是富則易驕多有而害生凡事久則有失而害生事之初未有失也故未涉害

大車是剛中之象載是應上之占有才德為上信任也有大車而不以載則大車徒空耳未說到勝重上載字重有物得用上不重勝重細詳自見有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上无咎則勝任而免責

矣

內止是其心抑止而無發揚之意猶厭住其有不
外見也亨是行得去人不阻抑拂亂有終是那所
有始雖悔而不彰終自著聞不可掩非是亨又有
終也亨是眼前終事後面事內無驕心外無驕行
在上能謙從六五來不富從六字來鄰從五陽來
不富不是在上能謙在上能謙在不富之上一層
惟其在上能謙所以能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雖
是所當伐者亦本於謙而得衆來惟謙而得衆所
以侵伐能勝不然雖有所當伐亦不能勝是不但

征伐也凡事皆利德字從不富之象來利用二句
則占也

和樂應上是豫之正義順以動是所以致豫之由
也卦辭中以順動含和應蓋能順動則自然和應
矣俱在利字上

盍合也簪聚也速也聚而合之義速也由字上已
有潤澤的意蓋因有澤及人故人悅樂然又必盡
誠以來天下之賢為之輔助斯可保此和樂於無
窮也朋來一句順動之意但上之順動所以致和
樂也此之順動所以保和樂也順動一也用有不

同耳天下皆和樂故為大有得

此重物來隨已上剛柔以柔為已而剛為物彼此以此為已而彼為物言固有主賓也已能隨物二句不平因已能隨物故物來隨已然何以見其能隨物處陰自能感陽動自能獲應元亨推開去指所為無礙也大凡人輔者多則事易行然有元咎之亨有有咎之亨如亂臣十人之在周故凡制禮作樂刑罰討罪沛然施行無不隨意宋朝王安石引用蔡章之徒充塞朝廷當時一時所為誰敢阻滯然罪大惡極矣

隨有獲此文郭子儀可以當之貞字是得民之正自是盡臣職耳非如田常厚施於國暗邀人心者也然亦凶上之所甚已莫過於大臣之得人心謂其附彼而離我也昔宋太宗於真宗之立不喜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朕何地父子之間猶然凶危可畏哉

良巽非蠱乃所以致成蠱也

陽剛字要玩是有用世之才德者也若止不事主侯而不高尚其事猖狂於天下如竹林七賢之徒亦不足貴也

此卦之意蓋言當陽長之時固大通利正然恃其
長盛一或不謹自此以往亨者不亨而正者不得
遂矣唐之五王宋元祐諸賢似之八月是自子十
一月至未六月也剛長中亦有貞意剛非貞而何
體德中亦有元亨義其善如此自可大通
知何以為大君之宜蓋以一事自為之猶之可也
大君以一人之身總萬幾之衆是可任人乎中
庸曰舜之所以為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
也與此同

九五居上言有觀之位內
外巽言有觀之德夫

有位而無德則固無以觀天下有德而無位則亦
不能以觀天下此觀之意順巽就是中正致其潔
清四句是不敢輕易舉動凡有所為熟思審處也
孚是示天下之孚顒若是為人所仰總是一箇觀
字有孚顒若是君身可為人仰非人已仰之也示
者仰者皆中正也

觀我生進退如濼離開吾斯之未能信則不仕是
也此謂可進可退之時若決不可進之時雖通亦
不進矣此時不是時世之時乃所遇之時如孔子
當大亂之世可以進則進是也

觀國之光主二四言用賓主占者言

生字本陽剛中正蔡氏曰六三觀我生進退能含象九五乃占何也曰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便有自審之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原无觀之意曰觀我生者戒占者而已如是是字指文中君子

上九處賓師之位人之所仰也謂之主賓者以我字直指自家其字自他人說我觀猶人云那上九自觀也所為故云主賓也就字意有如此分別以爻義觀者是自觀也

亨字之說不指折獄言既亨又利於折獄也正如謙之六五利用侵伐又無不利也噬嗑伏羲本意只是去其阻塞則合文王以大通明之折獄是文王卦中又指出一事而言後周公六爻皆以折獄言之非伏羲名卦即以獄為主也非如訟卦本為訟也亨字斷不可用折獄說是非未辯而有爭物之間也是非既明則合矣

得黃金黃字亦從五來厲是操心危已當還恐未當惟恐其或差也作危殆者非是

亨字通則通矣而所通者小何也有文可通無本

故小攸往亨亦在貴道發揮陽本能行而內又離
明故亨陰本不能行又艮止於外以得剛文故小
利有攸往不能行於外也

敦本尚質從柔中來得貴之道從為貴之主來貴
文也如何本質為得貴之道本實乃貴之主也東
帛爻爻即形容那丘園之狀也敦本為質自其陰
性吝嗇言束帛爻爻雖是得貴之道然却薄小蓋
因其性之吝嗇做出本實薄小之事然是貴之主
但分兩下耳爻爻又狀那束帛也此丘園之象正
論語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以宮人寵無不利利是有貴人以為之主故凡事
順遂或以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為已也順
其為人也忠此是講无咎非利字意

得輿剝廬是象占具其中得輿在五陰在下承一
陽取象剝在一陽在上五陰欲覆取象剝廬者小
人本賴君子以安也今眾小人把君子都剝落了
到那禍亂既成小人自家亦不能保是自剝其廬
矣自古如漢唐宦官把那君子都殺盡到了袁紹
朱温來時盡行誅族豈非自剝其廬乎狄仁傑在
武后時正以碩果

此復字全從剝來至坤則陽氣已萌特未成耳亦足以見天地消息之機聖人知幾之神也方剝之時陰方盛而尚隔純坤然復之陽已根於此矣正與剝之上九本義所謂剝未盡陽復生相表裏不復本於六來終迷本於上來復終則為姤矣其能復乎災指天說如星辰晝見水旱不時之類在一人則如疾病之類青指人說如盜賊弑奪之類在一人則如獄訟之類此爻義是以一人說行師非真用師是言其凶之大也十年不克征則又終凶矣

无妄九五遠人稍有不恭便欲近攻遠討非勿藥也必如周公之於管民夏禹之於有苗然後為勿藥也或以上下相交言其相信之深或有讒譖之至勿辨蓋相信之深讒譖之言必不入若辨之則反多事矣胡以嫌疑小生不必辨則太非既相信又何足嫌疑有嫌疑又何以為无妄之至耶健極則難畜畜極則當變而不畜故通極而通一句總承上二句來譬以堤障水到那水滿時堤固不能障水亦自溢是所以畜之者與為所畜者皆極矣故通二陽同類豈相畜俱進重三三隨上而

進良馬只指三說艱貞輿衛四字平說然艱貞乃所以行輿衛之道也輿是致用之具治平之法是也衛是自防之術如左右近幸指吾為非及奸人緣法作弊險小之人求吾之失而致譖皆思所以防之者如何輿乃治之法衛乃法之防須有了如此本事方可居官如良馬之逐也利有攸往即良馬之逐也所以艱貞習閑者只是為三過剛進銳來非為九不可防也

觀願二句不是正會是考其正與不正也求字解作考字植飲食只是養德養身之急務

觀願口實所

能不止二者而已節飲食可取

鄉黨天子飲食之

此是人初能自守而終遂改節者如漢之紀唐始以清修著名後仕王莽及光武起而得罪矣爾指初九我指四朵願亦指初謂初見四而朵願也大過不是剛過亦不是中強之弊本末之弱只是有非常之變而大異於常之時棟橈是當事變之時無非常之才事必敗如漢之竇武何進之去官官子之之讓國趙括之為將皆是剛過只是去其過而就中是其才可以濟大過如周公伊尹霍光

之處幼主湯武之征伐皆能濟事而成功蓋謂行
權者言也

大抵此文言剛柔得中剛可濟過偏於柔則不可
濟過兩意也得中由爻以陽居陰來至於柔以爻
以陽居陰已中了又應之於陰則過於陰矣大抵
當有變之時過于柔過于剛俱不可只要得中隆
是其才只可當大事吉是事成了

水最是能陷而險者湯陷於陰如物沉于水險可
知矣人最是外焉無事內藏禍心為險陷若外
面有些機緘猶可測度故內實外虛為陷險

比之

比



洛集卷之二十一

取女是卦中取山最大一事別言之蓋所感之不

正在夫婦尤為甚重苟合淫奔者其能為終身之
托而成其家乎故特指而言之取女要本於正來
如得其時待其求之類亨始之正得亨又要利貞
以保之朱子云然不以貞則失其亨可見必正而
亨非正九亨

二在那

二爻之似非之在膝下足上此是

那性躁急不常之人而切知道義无害的然成
人之道已之於人固不可以人之於



與其得口蜜腹劍之人不若得口苦心丹之人
恃也

咸股是執隨之象執隨是咸股之正義往不是隨
是以此隨道而往以利勢感人也如衆人好利即
亦從而好與人相交皆以利不以義是也股之取
象有兩義三當之處又隨足而動如三隨二初而
動也執其隨只是於三在二初上取義九字上亦
有些意思言是能靜爲陰所移九三宜靜而動爲
可羞如王莽時群臣爭獻符瑞者此不足怪揚雄
爲世名儒乃亦美新其爲莽大夫乃爲可耻

此恒字却以尋常言非以常久言也尋常對異而
言常久對暫而言然未有不尋常而能常久者也
震上巽下便是理之常若陽下陰上便是陰陽易
位大變也有雷便有風是常理二體以震巽剛柔
相應言六爻以三陰三陽相應言剛柔相應是天
下之常不應則變莫大焉

浚是深求恒是常理古之人如京房之進諫孔融
之納交卒之身家俱歿是也勢分懸隔不但名位
也雖情不洽亦然如荀彧之於曹操一則已未可
求一則人不可求一則已不可求一則已好求

者湊合則凶矣如盡心

如責友豈不是正事

時未可也

田无禽此只是人之所為不得其要道所以雖久無功如人主治天下其道在任賢却乃自親政事一身之小雖日夜不休亦不能給雖百年何益古人如王安石之為相是也此只是箇不會幹事的非奸邪也

退避二字要分明是陽退而避陰也蓋惟六月夏至之後陰漸來陽漸去便是陽退避陰也後尾從初來初以上下言之則在一卦之下故曰

後或以陰柔故不能早退未免悔處是儉德韜光意靜俟如伯夷居海濱待天下之清也遯尾是在位者退之不早勿用是占者當其時當不可進也指未仕者言

陽剛則操介嚴守確卦外則本事外之人未曾出仕無係無應則非外物所能動者故有肥遯之象自由自在何不利之有嘉遯在已處之雖好然還有尋著時如龔勝之屬嘉遯是在位者張子房似之肥遯是原不曾在位四皓似之是于卦體上取了羊之象六二上取了爻之象蓋

卦體為壯如羊也六五不能壯是喪羊也苟則退縮不敢進中則自守不欲進此正如漢之石慶當夫東方朔張湯諸人爭名効進之時而能醇謹自守雖失了為相之道然却得善終

明出地上言萬邦皆文明之化也文明是明字意萬邦是地之意順而麗乎大明重順字大明字輕是言有如此德以附乎君順是恭順守王度遵侯職而僭越之無有也柔進而上行只是說以謙恭禮下之德居乎尊位柔是謙恭溫和無剛強驕亢之意安國指天子之國

吉只是進福就是吉也土母占中假象享先妣是說占法非以此為祭祀說也不可以錫馬三接為福蓋彼是功臣受此褒賞能此是仕之初耳只是居天位而食天祿也

艱貞只是晦明蓋人於忠難之時盡將那些忠貞之氣晦而不露若愚人口相似而中之忠貞蓋未嘗泯沒重在不用其明上一是明夷之時下是處明夷之道

初遠於五是君子見傷六而志不得伸去字象飛志不得伸象見傷垂翼初九象君子君子如鳥見

傷從卦來。要見因明而曰允傷如弼正建明之類。因明見傷也。主字作活字。有主於人有言非主人也。如孔子在陳絕糧。孟子云梁適齊而齊王又託疾召孟子。所如不合是也。丁行主去此國言攸往。主往彼國言飛而垂翼。正如孟子去齊不豫也。利女貞正是刑于寡妻之意。蓋必能刑于寡妻而后可爲父子兄弟之法也。是必然之理。家人指男女男女。濶凡一家之中。爲夫者父兄弟子姪之屬皆男也。爲女者母妻兄弟子婦皆女也。故曰一家之人。

此正是男正乎外重九五上蓋以九五有是德而得賢妃之助。王假有家是家齊矣。由是不必憂而天下平。正是外正也。然正外必本於正內。王假有家是內正。吉是外无不正。俱是占假字。只是齊之意。指中正而言。此是家齊國治天下平的道理。天之所命爲性心之所懷爲志。性字志字當分曉。歸是之子于歸之歸。指女子之嫁而言也。中女少女歸至夫家各不同爻。

遇主於巷與納約自牖不同。牖是就其所明而通之。巷是君臣之情不通不聽其言。正道不得行由

他道而往期欲君心改悟而已如張良招四皓以安惠帝是也

此文象占通不在本文取只在承乘有應之文取義因處於二陽之間故有曳掣之象又從睽上取上九猜狠之象睽字從卦來天剝即猜狠之假象非猜狠之外又有髮剝也髮剝皆刑髮是割其髮剝是割其鼻因上九陽剛爲正應故有有終之占使非陽剛正應則終不得合矣

不言吉者蓋有可濟之理尚未濟也本義君尊貼大蹇剛健中正貼朋來

大人據九五爻當兼德位來碩是爻義利見是曉占者二句一意上六只是說天下大亂无所之正所謂茫茫四海皆魚鱉何處堪容魯仲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鄧仲華杖策以見光武曰願攀鱗附翼効尺寸之功垂芳名於竹簡耳來碩之意也當時天下皆亂赤眉銅馬王郎公孫之輩紛紛寇攘何所之乎只得從光武也

言天下之難既解若果盡平也則安靜之若猶有未平也則早爲之不早往則患將萌民被其害不早來則擾民不休

負且乘不是正義是假象吝是不勝其位尸位可
羞正所謂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是也非指失位
爲羞致寇至中已有失位之意貞是位之得雖不
是自己攀附權倖諂佞人主營求而得乃出於公
朝之薦人君之命然不勝其位自可羞古之人如
殷浩楊瑄王安石之流皆是滿朝薦舉人君屢聘
而起然皆負乘矣或以鄧通爲言通還是不正
損益二卦以主賓看來以君爲主則損之爲義損
乎君也益之爲義益乎君也以下與內爲民上與
外爲君朱子云剥民奉君所以爲損此言當玩味

蓋以損指君也

有孚還是損下是出於不得已有征伐工役之興
於常制之外取之然是實不得已非假之爲剝削
計也

酌損之是盡言當論其淺深損是盡已之忠陳東
歐陽徹忠則忠矣酌損之義則未盡也

細看來卦體有二意損上初畫益下初畫是就二
體兩爻一益一損對待言自上卦下下卦是以二
體上下之位自上而下一直言之前則是損已益
民後則言惠自己及民也諸家通作惠自上而及

下失損益之本旨矣

初九元是所爲之事合理吉是事功成无咎蓋以位卑言高宜有咎然大善而吉有以報乎君恩故无咎非以盡職爲无咎此見臣子職分爲難盡又不可不爲大事爲大事却有出位之失必元吉可免也此正如陸贄之於德宗雖不在相位眷遇則厚矣

朱子云决之而已言易也如以鋏去物一决而已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乎號其類使君子之朋合尚有危厲知其奸深術巧不可以其勢衰而忽

之也告自邑以理勝也不利即戎不以力爭也戎即是不可恃其同類之多選當以理勝之告自邑二句又言正去邪之本非是因危而防彼投隙也言不可專恃其力又當以理爲本也

壯于前趾往不勝於初字上取趾下位之義也於九字上取壯于前勇於决陰之義也决義從卦上來雖是君子衆九之位則在下又失其决之道故陰雖弱亦不能勝不勝者一則在下位一則壯故也

始遇也好箇遇字聖人下的如此有意蓋是那方

盛之時忽一箇敗衰之事萌動乃心之及甚不意料而至者人所深不願見者也故曰遇其慨恨不願見之意溢于言表聖人多少扶陽抑陰之意壯字不是言陰漸盛只是不正遇而偶合固已非正已壯矣一陰五陽則壯之甚者也壯字在遇字與一陰五陽上取出非以其漸盛也爲陽之害只是淫亂使爲夫家之禍

九五以杞包瓜此正如唐文宗時候宦官盈朝若于此時生出箇剛健中正之君來倘不量其淺深就欲誅戮鮮有不致敗者必靜以制之則彼之首

惡若有死亡或有可乘之隙然後乘之則可勝矣自天而降言忽然而來也如當時逆瑾權勢熾灼人皆以爲無可奈何于八月十三日忽然就擒誠如天降也唐憲宗漢質帝只爲不含章俱不保身唐宣宗隱德于潛龍之際後爲天子閉目搖手不敢一問宦官豈其心一日有言哉知其無可奈何姑俟之耳但未能成有隕之功也謂之靜以制之則亦非拱手聽其自來然中間自脩于己時觀其際以圖其機者未嘗頃刻有忘但不露泄耳木包瓜瓜爛而木存正如含章有階自天也

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是乃萬物萃聚之象也蓋卦德中有彼此之聚卦體中有上下之聚澤地中有草木鱗甲之聚摠爲萬物萃聚之象六二引吉觀本義雜字還以二陰爲小人小人豈可引而用之乎則牽引是二附五也蓋爲二陰所隔不得即萃必牽引而後萃也虛中誠實皆是字虛則無物無他詐僞者是實性理諸儒有明說字字指卜祭者言虛中誠實俱在爻上乎之形也禴祭是薄的非是就用禴祭只象薄物亦可祭升字全重自下卦進至上卦又

要見時之義見得

在下卦之上當進也巽順是有可進之具有應是有可進之機故進而大通不然進不得通矣見大人南征一意但自見天子言爲見大人自從下而欲上進則爲南征勿恤是得了祿位有慶意吉是其道大行志行意俱是元亨之實

陰則惟務升而不顧理升極則一惟升是務而不止者也不息不指正是人之用功蔡氏云冥字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爲占者設一變化之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君子爲善惟日不足小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冥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冥升汲汲于外者也不
息者汲汲于內者也知利於不息之貞則知冥升
之不利矣

全從升與巽來當升之時是固可升也巽於二陽
又有人助之以升也故允升大吉允升大吉通作
占說初以陰柔居下只就居巽下說非全卦之下
也

无咎只指孚字蓋不誠是咎故能誠則无咎非謂
諂瀆求媚也

自坤上取升有阻義自升陽剛上取可升義

酒食指祿朱紱指恩寵俱是取象當困之時當此
大位重責憂危不安是爲富貴所困也

惟困于石據于蒺藜則有不見其妻之禍不見其
妻是名辱身危死至家敗之象凶字就是上文言
占者當困之時困于石據于蒺藜則有不見其妻
之凶困據亦本陰柔不中正來上本三之應也故
有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就不可爲之事言如李
訓鄭注之去宦官是也

此辭於卦德卦體卦變卦象俱無所取只從井之
理推說往來井井不重能及物上只說隨他汲水

者不同而井固只是此井也不必以首句爲井之體下二句爲井之用大抵只是說人事仍舊而不紛更則無所損益而事自若不能守舊而中途都又紛更便是幾成而敗凶可知矣上一條井之事下一條汲井之事改邑正見井不可改以六字取井泥舊井之義於初字取不食无禽之義蓋井泥則人不汲不汲則人不食人不食則禽亦不顧矣此血行之污下爲時所棄者无禽甚言其爲時所棄也因人不食故井上無水而禽亦不食

大人虎變是兩樣變一是自新使民皆變自新處常之大人堯舜是也一是順天應人把天命變了處變之大人湯武是也虎方夏之時毛希到秋來變的毡好此於五上取大人之象九五上取虎變之象愚意只作革命言自新新民之極了遂順天應人天命由諸侯而爲天子自百里而有天下爲是

元吉就人主上說當濶說或只指凝命或只指善皆太狹鼎亦有善之意須火上木下方爲鼎試看竈中之火皆木下而火上木上火下非鼎也烹只

是煮飪有調和之意論語解飪字爲烹調生熟之節也

九四象大臣任重如鼎之重也應初六象大臣任小人鼎之折足也必誤國害民如鼎實之覆也亦由鼎折足四應初取象也刑渥於鼎上無所取亦因上爻義而來不勝任只指用小人蓋大臣之職正在用人因此致覆餗本義自明

耳象君從五居尊來黃象君有中德從五居中來耳虛能受鉉之貫又象君能虛已下賢從六字來六陰故虛也於應爻九二上取賢者有德之意鉉

指賢者金則有德也耳之黃君之有德能虛已下賢者也

震之爲動重一始字蓋忽然一陽生是
非常之變忽然而來爲可驚也亨亦是占辭下四句是震所以亨之實震有亨道者以震來能恐懼故也笑言啞啞是致福假象非真笑乃占中之象不喪匕鬯愚意以爲只是象不失其常如坎之心亨言當大變之來而此心之主不爲之搖所謂威武不能屈也言由平日能常如震時恐懼故於震來也不失其常

此乃見人而自省者正如秦攻韓而楚魏自爲之
備不能救韓言是鄰怨蓋上之力量救不得人非
坐視也未及身不是全無震震未及身耳二震字
亦本卦來皆指事變

艮其背是箇頭腦處然艮其背則不獲其身艮其
背不獲其身則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一層一層疊
下來身動背乃止而不隨身動此不有其身之義
人之一於理而不顧其身正猶背之止不隨身而
動也以身爲辭以人爲動動靜主靜止於理亦靜
之義也動靜皆主于理之所止而不動於欲故爲

主靜此文王借伏羲卦名爲義如履虎尾者也蔡
子曰人必止於所當止之地則於身之利害得喪
不暇恤矣是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夫既能止於所
當止而不獲其身則於人之是非予奪不暇恤矣
是雖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蓋庭乃往來所由正
有人之地也

此文主君說列其象象中之象薰心是其病勢日
深將攻心矣所謂病入膏肓是也於三在上卦下
卦之間取限象其義則上下之間也於過剛不中
取艮其限象其義則上下之情不通也如此敗亡

之禍將及身如人之病勢攻心將死矣

止則不妄進人惟不能少止也故進之急不以漸
止自能漸進巽自能循序止巽中俱有漸進之義
其進以漸亦指六二謂由初而二也磐不是位安
而可保是居是位而心安不當得而得之便居到
大位上也不安與飲食衎衎同飲食指鴻取象者
非二也吉只從祿位可求上說磐衎有二意一則
本於得君而有功從爻之柔順中正應九五來一
則由於漸進非躡居要地者從爻漸進來
歸妹二字就合不正之義長少相從非以年配年

固不正以說動相從非以德配德亦不正故曰皆
不正往指女之初嫁之時无攸利則歸以後事也
重女而男從之則皆凶而不利也以卦名歸妹故
重女不正從女起端而男從之則亦非正矣位不
當柔乘剛還分貼

明以動致豐之道宜中者保豐之道蓋王者當豐
大之時易至於不中而恃其承平之盛多至於有
所興作改其常度或征伐之舉或土木之功此常
情也皆不能中常而為過盛之為者也故戒曰宜
日中

无咎只就明動相資上說明動皆無偏而有用就
是无咎只指初言四之動有所用雖指四亦初之
无咎也以初為主此是同僚事非君臣也不必用
上下字入講正如漢相丙魏丙以寬濟魏之嚴唐
相房杜房善謀杜善斷以此相濟是也

火在山上是火去其所止矣火往上行便是去其
止為旅旅之亨與吉大抵相似貞字細玩故自有
其正還是旅時正道即中外順剛退止離明是也
始亡一矢終得譽命正射雉之意此文雖曰有柔
順得中文明三意大抵重文明字蓋為離之主曰

柔順曰得中皆文明柔順文明得中只體貼箇射
雉譽命耳蓋人之為旅雖有大德一時人皆不知
不加敬重至於久之則人皆知之矣豈不有譽命
乎正如射雉者雖亡一矢而可得雉也射雉為際
亨嘉文明之運一矢亡為立功者未免勞心經綸
得譽命為能建功立事

小亨從以陰為主說利有攸往以初四從二三五
上說利見大人以初四從九五說各有所主

獲三品是說反得陽之助不徒助而助如田獲
三品也是假象與史巫紛若同

六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是以柔弱之人遇剛強之人本爲難處有悔者也然以柔則以柔居上之下則能謙是以能處而悔可亡又不但悔可亡也反得陽之助其助也不特一事之助而事事之皆助不特一時之助而時時之皆助有如田者獲三品之禽獸可以實乾豆可以奉賓客可以克庖厨也占田者得之則吉矣

誠信說而亨說字在我上說不指人之說蓋以誠信爲說之道則人說矣故亨大抵人之和說者焉至於詭隨而無特立之操故又戒以利貞剛在中

故曰中柔在上故曰外

爻中原無孚剝之意爻本是不信讒邪之人但因爻設戒耳五雖不信邪而不可不戒如舜豈傲虐者而益戒之是也蔡子云剝謂陰能剝陽者也蓋陰柔小人內則蠱惑人之心志外則虧喪人之德業何剝如之剝之一字旨哉

亨假廟利涉三句平看剛來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同四固不假於假廟利涉也亨是濟天下之渙假廟是濟祖考之渙利涉一己之渙大川是至危難險危之際非指濟民之難也利貞總承

於初字上取渙之始六則非濟渙之十上承九二則能用壯馬壯馬只是拯速而著力必渙之初即拯而拯之又力拯字壯馬字俱從九二來

澤是水之止者其容有限江河則流通故納百川而不溢言有限正見多則溢亨是節可行言二五即知其得中矣節有兩義有數度之節減省樽節之謂有德行之節節義之節所謂清風高節者也且如用度固有節度然減省大甚則有宴享軍需之興將何以備所謂大貉小貉者人之行已固當以節義爲重然大甚如仲子申屠豈可爲常法也

故曰不可貞

初是時不可出陽剛得正則能因時而自守不出矣使非陽剛得正則雖時未可出亦出如楊時出於靖康之間是也

中孚自其欲之不擾言中實自其理之無間言一也誠感豚魚則人無不感故曰吉吉字與利字對貞是言所感所濟又要貞蓋世固有不正而感人如男女之相說至死而甘心者亦有不貞而濟難如人之賄賂勢要以脫禍者所謂行險以僥倖是也

大意本文應爻俱不善故有此象上九位之窮則
反無位不能常三陰柔不中既無獨斷之才又居
說之極性好順從乎人故上九無常也六三亦從
之而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無常正如俗所謂無
主張之人隨人言隨人語隨人笑隨人哭之謂上
九本是無常的六三從之亦無常

亨是陰亨陰本無致亨之理但以其朋比衆多凡
有事扶持輔翼者多故可亨如那司馬懿王莽之
徒豈不亦能亨者但未正耳夫陰多固可亨然不
可恃其朋比而交合以害正則亨可保如那程子

之不敢知印押班是也下皆是利貞之實二事字
指小者而言蓋是小者當小過之時當如此然則
此爲小人謀矣夫聖人於此有正不得已者當此
之時既沒奈何不成教小人害君子哉只得教其
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如郭璞之戒王敦之類爲
小人謀正爲君子謀也
夫陰柔固是箇好進之人又上面有人援引他又
得遂其進之之心又當過時則其躁進又皆過乃
是上而不下者正與飛鳥之聲下而不上相反故
凶

上二句正義在象外下二句正義在象中又一格也
也大抵此文言爲臣者不爲強梁跋扈之事而爲
恭順忠靖之行則不濕僭其君而得爲臣之道矣
於三四上取祖於五上取妣又於五上取君二上
取臣又於卦上取過音所以能如此者以二能柔
順中正也

初吉終亂是推利貞之由既濟之時大事如建候
行師都亨過了今雖一政一令之小事亦有亨之
道矣火下水上便是尹臣相得六爻各安其位便
是君臣上下各安其分事安有不濟乎蔡氏云只

緣既字不好好事已亨過了所謂飲酒酪酌花開
離披時參義曰水居上受火之熱火居下則能熱
乎水水火相爲用也彼此相爲用事之必濟者也
六爻之位各得其正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
陰位各得正所處無有不正者亦事之所以濟也
變弗全在五爻當既濟上來七日得全本二來古
人有言天下有道則仕今既濟之時賢者反不得
行其道必待遇時方可行如何蓋人主於治安之
時天下無事不知賢者之不可無也常有慢賢之
意當夫國家多難之時則寤寐思賢矣所謂高鳥

盡良弓藏家貧思賢妻者是也七日得指弗是得
行其志之象

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象无攸利是占不當位則未
濟剛柔應則可亨未濟非不濟也未字當玩正如
漢高起自豐沛之初那時那裡見得濟處到後來
得良平信布而遂得天下所謂亨也又如符堅始
焉削平燕趙幾於成矣然其驢武窮兵不能敬懼
遂至於亡豈汔濟而濡尾歟

以九二應六五居柔得中則是以才高任重之臣
遇柔順之君且當艱難之際有凌逼之嫌者也然
以其靖恭忠順能安乎爲臣自止於下殆猶車之
曳輪而不行焉如是則得爲臣之道而功名祿位
可保於悠久矣何古如之唐之郭子儀漢之孔明
足以當之矣

六三以陰柔居下體之上不中也以陰柔居三陽
之上不正也當未濟之時若不度德量才而有所
往焉吾見事不克濟而大禍即發矣其凶爲何如
哉然三以柔而乘九二之剛將出乎坎則是跋扈
強梁之輩未易圖也而用柔以圖之乘機而發待
時而動則功成而險濟矣其利於何如哉

只作變化氣管說吉只是愚者明柔者強伐鬼方
二句只是勉正之功所謂百倍之功也受賞是克
了欲帶在功內語非言其效也夫始焉未正未濟
也終焉以正則濟矣

要緊一箇好義字有命有義命者天運之自然義
者人事之當然也自養非真飲酒只是快活過日
不勞思費力求夫人之休咎有命有義命者一定
義者當然人之休咎固有一定之命不必勞心以
妄求然又盡人事以待之苟恃其天有一定之命
而放肆怠緩則命固不移而義則失之矣諸家未

到趙太祖微行云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可謂信命
矣然微行豈人主之道乎失其義矣

苑洛集卷之二十二

關中好箇風水山自西而東河自西而北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山河相會之處水口纔丈餘耳中間明堂秦川八百里所以漢唐以前人才最盛之區也好箇形勝

地氣自西北崑崙發脉漸漸東南去了此理勢之自然但分得破碎耳

江淮之間風水最大

天下大水如江漢皆出於關中長河亦圍關中而東下淮濟流乎其中餘皆小水耳

江南所受之全氣自岷峩循江而南自南而北自北而東矣

天下山明水秀無有過寧紹者所受皆是自家的氣脉

洛陽不見有大風水山水又替乃在天之中蓋所得者天氣耳

數生於五行萬物不能逃也

朱子得易之一枝程傳得易之餘蘊京氏得其門矣而未見堂室之大

黑水爲梁雍二州之西界據其文勢當自雍之北

境直抵梁之南境乃一大水橫過二州西界今四川止疊溪千戶所有黑水合汶江入成都府經茂州而安縣亦有黑水安縣本汶江縣地蓋黑水合汶江入茂州安縣入于羅江漢地志云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分關山符即今之叙州府慶符縣以志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有黑水與蔡傳漢志同然蔡傳少一符字而其水乃自西夷中來北流入江漢志亦謂黑水至棘道入江且安縣黑水在成都北而叙州在成都之南一入羅江一入大江兩入江又不同於經文至於三危入于南

海者不合雍之黑水五亦各異源一在平涼府開
城縣入黃河一在寧夏衛東亦入黃河一出文縣
守禦千戶所素嶺山入于白水一出鎮夷千戶所
城西經行都司城西北入居延海與經文漢志蔡
傳皆不合今獨肅州衛城西一十五里黑水所出
與漢志顏師古註相近而水經引之志云黑水出
張掖郡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燉煌今肅州西
沙州東南即其地也志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
遂入于梁梁全無考豈梁雍西界各自有黑水爲
界不同歟與導黑水之黑水各爲黑水不相涉歟

程氏又謂葉榆澤爲黑水之源葉榆即西珥海其
地有黑水祠西珥海出今雲南大理府鄧川州點
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去雍之三危南北數千
里又不經流梁境又不出於張掖顏師古亦謂滇
池西北有黑水祠豈黑水旣入西域故人莫得而
知又南至西珥海復入中國又流入于南海歟然
不可考矣若牽合以爲相屬則張掖在極北西珥
在極南安得以相屬哉燉煌在陝西肅州衛西今
屬胡虜是國家極北境葉榆在雲南大理府是國
家極南境梁境黑水是豐溪黑水斷非尋黑水之

依一極者頂極
依二極者底極

黑水也至謂水黑為榆葉之積尤為不通源頭之
黑或可通若流而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哉
且梁雍為黑水者凡七而漢中亦有黑水未聞皆
有榆葉落其下也

洪範占法事類以碁子定碁子全為事類而設詳
見下

先將事類寫定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

或二陰或三陰雜陰雜陽或水或火或金木土

先省斷詞

或大數或小數

次著數

次看筮得之畫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

或二陰或三陰或水或火或金木土與事類合

不合再看純陰純陽雜陰雜陽

次甲子

後看當時年月日時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

一二三陰或水火金木土與事類合不合再看

純陰純陽雜陰雜陽

者定三陰三陽雜陰雜陽

綱目一為一陽目二為二陽目三為三陽綱

偶目一二三俱為陰主綱綱奇偶合目數一為
七為陽二為八為陰三為九為陽雖多一陽數
然所合亦多所對亦多吉凶無偏陽固有餘理
也九固多一陽也一三為雜陽二為雜陰主目
綦定三陽三陰雜陰雜陽

如陽畫一一為一陽二二為二陽三三為三陽
如一二一三二一二三三一二二為陽者九
如陰畫一一為一陰二二為二陰三三為三陰
如一二二為二陰一三為三陰二一為一陰二三
為三陰三二為一陰三二為二陰為陰者九

如陰陽二畫一之一二之二三之三三之一三
之二二之三三之一三之三三之三謂之雜陰
雜陽或綱陽而目陰或綱陰而目陽凡為純陰
純陽者九雜陰雜陽者九
綱陽目陰為雜陽
綱陰目陽為雜陰

甲子定三陰三陽
本極有圖

著定五行

一綱一目其揲下數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
為木四九為金中五為土

事類定五行

一綱一目其碁子排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中五爲土

甲子定五行

本極有圖

定事類

如筮者欲年上占排定碁子年是三陽則此事
即屬三陽餘倣此看年上數是一或六即爲水

餘倣此隨口時

五行上下取陰陽之數首目取數東西取

定吉凶

一以揲下畫占大數小數

一以碁子擲下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者二自西

而東者四筮者北面故自西而東其畫上下皆

陽爲純陽上下皆陰爲純陰上陽下陰上陰下

陽爲雜陰雜陽上分陰陽下主一二三數如一

一陽畫是一陽一二陽畫是二陽一三陽畫是

三陽如三一陰畫是一陰三二陰畫是二陰三

三陰畫是三陰餘倣此如上一陽畫下一陰畫

上一陰畫下一陽畫爲雜陰雜陽此類分陰

陽也碁畫上下爲一六爲水四九爲火二七爲

金三八為木五為土此事類分五行也

一以揲下數與事類某畫看如事類是一陽數

亦一陽大吉二陽三陽次吉三事類是一陽數是

一陰大凶一陰三陰次凶如事類雜陰雜陽數

亦雜陰雜陽或純陰純陽皆不相對不相合通

為雜論吉凶參半如事類是火數是木為生大

吉土為相次吉水為尅大凶金為賊次凶水生

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尅火火尅

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我生者為相我尅者

為賊

一以甲子陰陽五行與事類看陰陽看合與不

合五行看生相尅賊

一看大數各以所占事定吉凶曰正吉不正則凶

矣曰靜吉動則凶矣無吉凶并行者在人消詳

一斷法有三名為三其實七古人占卜皆用三二

吉一凶斷以吉二凶一吉斷以凶三吉大吉三凶

大凶詞一也數分陰陽五行一也甲子分陰陽五

行一也共三數分陰陽五行純雜者三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

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

純陰純陽為正雜陰雜陽為間如事類三陽數亦
三陽大吉數三陰大凶之類故曰確如事類雜陰
雜陽數亦雜陰雜陽或純陰純陽不相合未見吉
不相對未見凶縱使事類相對相合而本數陰陽
已差參矣吉凶未定故曰雜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有
對則凶

易卦陰與陽正應則吉範數陰與陽相對則凶相
對即是正應甲子陽干陽支為純陽陰干陰支為
純陰陽干陰支陰干陽支為雜此以純雜合與不
合為吉凶非以陰

陽論

事類甲子數純陰純陽雜陰雜陽在三陽三陰
數裏如數基一一陽畫是純陽就是一陽甲子
如甲為一陽就是純陽乙巳為三陽就是雜陽
大抵此占主著與基子二事合事類即是合基
子

北平郡驪城縣即平州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其
西南即本府昌黎縣也有山遠望窮隆似塚山頂
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離海三十里
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

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右轉屈
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闊五百餘里自洋南遠看
如在海中實未淪入于海也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
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皂
江水入敘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
合江縣至瀘州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
黔江忠州入夔州府萬縣雲安奉節經瞿塘碛入
湖廣荊州府歸州出硤歷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
首入沔陽州過雲夢澤入武昌府嘉魚縣經江夏

縣東會漢水南過武昌縣入岳州府巴陵縣過洞
庭湖東至武昌府咸寧縣東入江西九江府德化
縣入南康府星子縣過番陽湖入南直隸安慶府
懷寧縣入池州府東流縣北流又折而東歷李陽
河口梅根口銅陵縣東入太平府當塗縣入和州
爲橫江入應天府上元江寧入揚州府經儀真縣
歷泰州經常州府江陰縣江南江陰江北泰州經
蘇州府常熟縣至揚州府通州入海江南常熟江
北通州

天體至圓天本無涯何體之可測度謂天體者二

十八宿之環列者以次相挨左旋地外此天盤之內地平之外可測度者也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九百四十分為一度四分度之一者將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去聲每分去該二百三十五分則天體周圍共該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氏十六度

房六度 心六度 尾十九度

箕十一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虛九度 危十六度

室十七度 壁九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

畢十七度 嘴二百三十五分 參十度

井三十四度 鬼三度 柳十四度

星七度 張十七度 翼十九度

軫十七度

繞地左旋常 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初一

日角起子字至二日時則過子位一度稍東

矣二十八宿天盤一定之次如二十八宿釘在車

輪輪轉則丁轉角行則二十七宿皆行角易一度

則二十七星皆易一度到那三百六十五日零三箇時辰時恰好天多行了一週

日麗天而少是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

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此九百四十分是說日二百三十五分是四分日之一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三箇時把十二時分作四分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說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蓋三百六十五日

零那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若只說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為尤明渠却帶其母而言之

天與日冬至初一日子時同在子一度上起到初二日時日只到舊位天則過子位二度上了

一日過一度一日十度一百日過一百度三百

日過三百度五日則過三百五十五度還

有二百三十分二箇時辰時又過二百三十

五分則與日到寅字上會日與天會是一年已畢

又起第二年矣歲之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

一者以天體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
一積二十九日七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而與日會也
自朔至晦凡二十九日零
六箇時辰有奇
度之七難筭若照常數以
十計之雖微秒不盡其餘今厘以下通變其法以
四奇為一厘十九息為一奇則乘除始無奇零以
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該四十九分四厘
二奇十八息內取七分該三百四十六分三厘十
二息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此十二箇二十九日
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此十二箇四百九
十九分

如日法九百四十一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日
法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約
之前五千九百八十八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
而一者一
者得六日也

通計得日三百四十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
十八以全日三百四十八及餘積六日并不盡之
數通去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分

是一歲

歲有年

數也

百三十五

十分日之五百

閏生焉天運有常何嘗有有餘不足之數其不能

齊者曆不能齊也所以置閏者只為月氣不能與

節氣相同故反以節氣就朔氣若不論朔只一節

一中非定即節氣又正曆亦省便但初一月不與

日會十五不圓耳然不用朔氣似與天時無害

日三十二者一歲之常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

閏生焉天運有常何嘗有有餘不足之數其不能

齊者曆不能齊也所以置閏者只為月氣不能與

節氣相同故反以節氣就朔氣若不論朔只一節

一中非定即節氣又正曆亦省便但初一月不與

日會十五不圓耳然不用朔氣似與天時無害

夫有陽必陰月之氣亦自與萬物相關豈可不
論

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由前面所註日與天會為

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多五日強月與日會三日

五十四日零七時強為少五日日五日多月五日

少相合來一日然日足月之不足者

故一歲得平

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

七將及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

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